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石林燕語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謄錄監生臣畢可垚

謄錄監生臣章松雲

石林燕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宇文紹奕 考異

祥符中楊文公為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元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

之盛古未有也

孝異文公疾在假詔遣使挾醫視之文公上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其權免起居又別是一節也見曾要而金坡遺事云文公被疾既赴朝參具狀稱謝御筆於狀尾批七言二韻詩賜之兩說不同然要非因權免起居賜詩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受處分上懷中出

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於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為白紙則必入禀及歸而示之又將以見初無輕斬之意恩威兩得故雖彬等無不折服

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公次得吳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按此條已見第二卷此係重出緣中間詳畧稍異今並存之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禄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為相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

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僖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所請也慶歷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别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考異天禧二年王欽若請鏁廳人不及格坐私罪天聖四年詔免責罰聽再舉以舊制試禮部不及格贖銅永不得應舉也七年詔文臣許應兩次武臣一次蓋科罪者王冀公所請而免責罰許兩次者乃後來從寛令併云冀公所請非也天僖當作天禧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為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為太師呂申公為左僕射皆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為翰林學士因論八十拜君

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宜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為非常之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為得體

故事臣寮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可見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於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

未嘗怒也景仁既得謝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為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為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於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亢以為高云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為宰相舅嘉貞子宏靖皆宰相壻韋皋雖不為真相而食王爵以為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本朝韓忠獻億夫人王魏公女忠獻叅

知政事雖不為相而康公玉汝皆洊登相位按舊本康公以下有脫文今據宋史本傳增入持國又為門下侍郎長子綜雖早死亦為知制誥皆王氏出壻李内翰淑與苗氏殆不相遠他士族未有比者

宰執每歲有内侍省例賜新火冰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沖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

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沖卿例復授五千沖卿因戲同列曰一脚足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倖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司空圖朱全忠簒立名為禮部尚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為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為圖麂蝦朝勅乃知雖亂亡之極禮文尚不盡廢至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為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為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試院官舊不為小錄崇寧初霍端友牓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

録具生月日時者叙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喜談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嗺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嗺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盖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

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林學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元豐官制行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飛白書淳化中以賜蘇易簡按此條詳見第七卷恐別有脫誤今並存之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歷初元昊用兵富公為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為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為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潁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欵故也神宗初更官制王荊公諸人皆欲罷

樞密院神宗難之其後遂定官制論者終以宰相不預兵政為嫌使如故事復兼則非正名之意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樞密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殿廬幕次三省官為一幕樞密院為一幕兩省官為一

幕尚書省官為一幕御史臺為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内惟翰林學士與知開封府同幕盖舊制知府常以翰林學士兼故也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幕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析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别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爾自後唐安重誨為樞密

使明宗以其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班樞密使下食於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為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避真宗謚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觀文雖異而創職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既别改承明殿為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增多不得盡循舊制始真宗為王蕢公置資政殿學士班樞密下此即文明之職也葢

是時真宗眷㝷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罷參政不除資政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孫威敏蓋用丁文簡故事爾輕重疑亦不倫近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為二府職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為從官兼職之冠則後唐故事也

考異唐弘文館集賢殿學士有非宰相而為之者宰相亦非兼也明皇以集仙殿為集賢殿麗正書院為

集賢院殿與院不同此云集賢院非也有大學士有直學士此云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非也端明即西京正衙殿當有西京二字資政殿大學士班文明學士下翰林學士承旨上此云班樞密下又云即文明之職不知何據第六卷云班翰林承旨上第十卷云班樞密副使下前後不同近歲有非二府而除資政者亦有二府罷止除端明者端明往往特拜此云近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為二府職名是本朝

新制而端明為從官兼職之冠則後唐故事皆非也

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於適寸者也鄭氏言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於世久矣自秦漢以來未之聞翟內翰公巽嘗言論語式負版非板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以子見齊衰者必式為證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禹稱有夏氏唐虞夏氏其封

國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為氏後因以為國則堯舜禹者疑其為謚號也然易稱堯舜氏作則堯舜亦氏豈復追稱之或以謚耶其通稱則皆謂之帝秦本欲稱泰皇既去泰號稱皇帝固已過矣漢以後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中宗神龍加尊號曰應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稱開元皇帝其後更相衍多至十餘字此乃生而為謚果何禮哉本朝初廢不講仁宗景祐初羣臣用開元故事請以景祐為號

自是每過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加上尊號以示歸美之意神宗即位諸臣累上尊號皆辭不受元豐三年遂下詔罷之帝王之盛舉也

俗稱翰林學士為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内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於金明門不専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

諫議歳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中遷舍人故當時語云

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坡來以諫議為上坡故因以

為稱見李文正所記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歳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

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恵公治道長

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於科場中廣求

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歳御試題

以訓練將為賦主聖臣賢為詩盖以示參用之意特取

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為狀頭李
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
其間自是連放五牓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
出矣
考異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止三十人者此云多不
過三十人非也
唐末五代武選有東西頭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
又增内殿承制崇班皆禁廷奉至尊之名然宰執及戚

里當時得奏乞給使恩澤皆例受此官沿習既久不以為過政和中改武官名有拱衛親衛大夫等職宰相給使有至此官者會其將罷或欲陰中之因言人臣而用拱衛親衛意不可測不知亦前日承制侍禁之類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勑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

請者頗艱慶歷中馮季良在謫籍得致仕言者論而奪之蓋以此其後有司既為定制有請無不獲人寖不以為貴乃有過期而不請者於是御史臺每歲一檢舉有年將及格者則移牒諷之令亦不復舉矣

考興唐貞元五年蕭昕等致仕給半俸遂為例太和元年楊於陵致仕特全給俸料辭云半給之俸近古所行伏自思惟已為過幸此云唐致仕官非有特勑例不給俸非也太宗淳化元年詔致仕官給半俸此

云真宗非也咸平五年謝泌言致仕官近皆遷秩今録授朝官給半俸須有清名及勞効乃可聽乃詔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疾及歴任有贓犯者聽從便若謫籍不得致仕後來亦然范忠宣公是也蘇子由詩云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籍中顧未敢爾後當容乞是也明道二年大赦丁謂特許致仕真宗朝御史盧琰言朝士有衰老不退者請舉休致之典時二三名卿猶有不退之譏則過期不請非獨後來也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考異因話録侍御史衆呼為端公非自稱也

唐御史臺北向蓋沿隋之舊公堂會食侍御史設榻於

南而主簿在北兩院分爲東西故俗號侍御史爲南榻監察御史裹行監察御史之資淺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馬周令於監察御史裹行遂以名官馬周傳不載六典言之或曰始龍朔中王本立亦見唐人雜記然不若六典爲可據也

考異馬周王本立爲監察御史裹行皆見唐書職官志此云見六典及唐人雜記不若以唐書爲據也唐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皆有裹行非獨監察御史也

唐詔令雖一出於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為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於李德裕鄭畋集中近歲或盡出於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即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無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官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

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閲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户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之枝頭乾故云

陳恭公自為參政時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嘗請建儲德之也皇祐初趙清獻諸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不解一日喟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

豈非以陳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爾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得如此老子不謾我爾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舉代恭公薦吳正肅公即名至闕下會賜宴正肅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偓殿面諭曰善爲草麻辭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上覽稱善及

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

特命安道為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筆表揚

故相岐國公執中之遺烈也於是遂無議之者

考與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乃陳恭公除參政制詞此

云麻詞非也

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

弟子如其言入獻真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

字而已或者以為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為意在

國事無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閒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爲先告之驗上以軍營人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勲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爲簽書樞密院曰在禮問名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爲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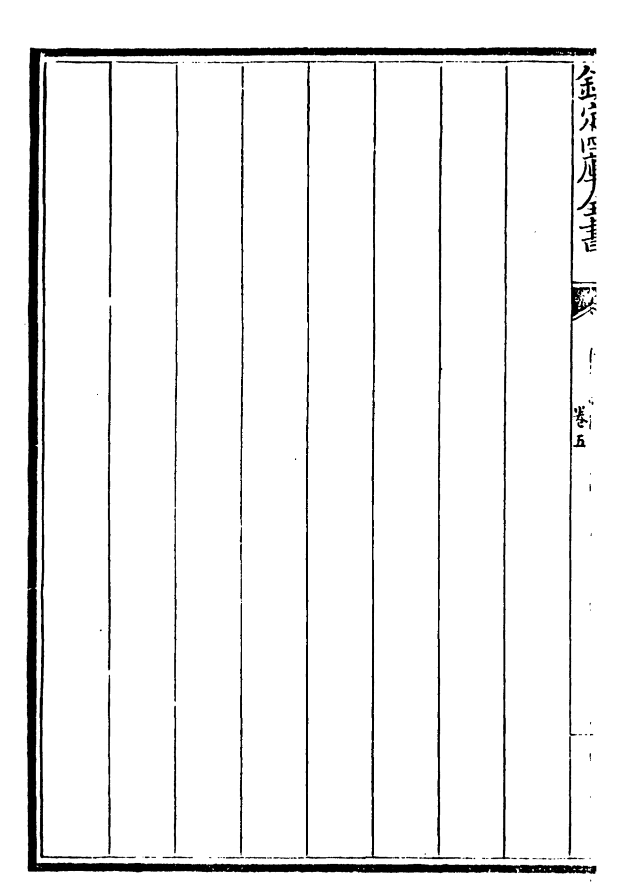
考異元祐初當作元祐六年

帝女謂之公主蓋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爾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爲翁諸侯自相主婚無嫌故稱翁者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遂循以為故事則主非主婚之名蓋尊之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開國元臣詔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趙氏一家而已而名實之差流

俗相習而不悟主君皆尊稱則縣主縣君郡主郡君初何所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為異也

大駕玉輅世傳為唐高宗時物堅壯穩利至今不少損元豐間禮文既一新有司請别造新輅詔宋用臣董之備極工巧珠寶之飾既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於大慶殿廷車人先以幕屋覆之將旦徹屋忽其上一木墜盡壓而碎一木之勢蓋不能至此人以為異自後竟乘舊輅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

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燕蔡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輙墜水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㝠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石林燕語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宇文紹奕　考異

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九幅上為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為之盤三層加紅絲為旄麾槍亦施木盤豹尾以赤黄布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

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緧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蔵於公宇私室皆别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有也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兩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指揮使爾殿前司亦叅馬步軍而總於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虞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兩司三衙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

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為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為北衙漢之北軍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允判六軍十二衛是也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蓋於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為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為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為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榮

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為殿前司都虞侯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髙者為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於國史歐陽文忠公為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今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為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

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宏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為張萬歲諱萬歲為太僕卿掌馬政三十餘年恩信行於隴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計年惟馬之壯老人所欲知而無以驗其實必自其齒觀之則以歲為齒理固宜爾也

考異曲禮齒路馬周禮馬質書其齒毛春秋傳馬之齒長矣則馬數歲者以齒非自唐始也

唐制戶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蓋戶部掌納度支掌出謂常賦常用也又別置鹽鐵轉運使以掌山澤之入與督漕輓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後改置租庸使以總之至後唐孔謙暴歛明宗誅謙遂罷使額以鹽鐵戶部度支分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總判號曰判三司未幾張延朗復請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權常亞宰相

考異肅宗始以第五琦為鹽鐵使後劉晏始兼鹽鐵
轉運使晏為相充使如故非其初戶部度支之外使
別有此等使名也租庸使自開元十一年有之永泰
元年並停然鹽鐵轉運使則如故非乾符後始改置
租庸使而租庸使亦非總戶部度支之職也蓋自五
代史張延朗傳失之此既承誤又甚爾梁始復置租
庸使則三司之職皆總之矣

國朝既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

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皂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寛衫與軍伍窄衣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考異太平興國七年詔詳定車服之制李昉等奏中外官及舉人不得緋綠白袍内服紫仍許通服皂衣白袍非李公自為此請也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
壽昌兩閣於後而以天章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歷
初改壽昌為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
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
英宗無集不為閣
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元
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會
策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宿於殿之後閣百官為

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為明堂
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
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
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
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
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閤門皆在殿後之
兩旁月朔不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閤也月朔與誕節
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

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閤門國忌未赴景靈宫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閤門亦就庭下拜而授閤門使簽以閤不以殿也惟垂拱為日御朝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宫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為萬

安宫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廢而不用以為治后喪之所

熈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蘓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污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

考異當云官五品時法官援李希輔例請貸命杖脊

黥配海島蘇言希輔仲宣均為枉法仲宣止係違命

視希輔有間上令免決黥之蘇又奏不可曰古者刑

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隷為

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

嶺外非故事皆貸命杖黥配海島也又先巳免杖次

乃免黥

皇祐初丁文簡公罷叅知政事初除觀文殿學士以易

紫宸之名而已其後加大學士以命賈文元始詔非嘗

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大學士遂為宰相職名熈寧間韓康公自陝西宣撫使失律以本官罷相是歲明堂恩復觀文殿學士而不加大學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罷率止除觀文殿學士而王子純以熈河功王樂道以宫僚雖非宰相亦除益異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龍圖閣學士

國朝狀元為相者四人吕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

為尤䟽文正初𢹂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
未說和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
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堯臣榜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
公為相康靖為參知政事伯庸雖先罷去而魏公與康靖同
在政府當時號為𡍼事熙寧末王荆公相韓康公王禹
玉為參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連名禹玉第
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與康公並相尤為

難得時陸子履作詩云須信君王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於廳下上事官拜廳已即與其屬揖而不聲喏謂之啞揖以次升階上事官據中坐其屬後列坐於兩旁上事官判案三道後皆書曰記諾而後引百司人吏立於庭臺吏自廳上厲呼曰咄則百司人吏聲喏急趨而出謂之咄散然後屬官始再展狀如尋常參謁之儀始相與交談前此盖未嘗語

也案後判記諮恐猶是方鎮憲銜時沿襲故事記謂記室諮謂諮議不知啞揖咄散爲何義然至今行之不改國初天下始定吏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吕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八年巳爲叅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於時爲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文穆遂代爲相李文定公景徳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爲叅知政事後三年爲相距登第亦纔十六年登第時寇萊公巳爲相馮魏公巳爲叅知政事後亦

代萊公為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為叅知政事乾興元年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為同知樞密院事王兾公為叅知政事亦代魏公為相而兾公方自江寧再入為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故事外官除館職如秘閣校理直秘閣者必先移書在省職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专遣人持牋及酒殽珍饌即館設盛會燕同僚請官長為之主以代禮上之會各隨

其力之厚薄甚有費數百千者就京師除者則即館上事會亦如之自崇寧以來外官除館職者既多此禮寖廢宣和後雖書局官亦預館職至百餘員故遂廢不講崇寧初許天啓自陝西漕對除直秘閣用故事入館上事以漕司騶從傳導至道山堂坐吏無一出見者館職亦各居直舍不相誰何天啓久之索馬而去人傳以為笑

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記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與文忠此乃異禮自

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者皆不試葢起居舍人遇中書舍人闕或在告則多權行辭為已試之矣故不再試遂為故事

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體制各不同尚書年月日宰相自上先書有次相則重書共一行而左右丞於下分書別為兩行葢以上為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重書於上簽書亦然葢以下為重而不别行

唐誥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葢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異宰相之禮也宰相監修國史止用勅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勅則雖相亦是勅除未嘗降麻葢國初典禮猶未備也

考異舊有誥文又有勅仁宗封壽春郡王禮儀院言

皇子誥勑請令閤門進納宮中給賜王元之代王侍郎辭官表云伏蒙聖慈賜臣官誥一道勑牒一道特授叅知政事陳堯叟自樞密使罷為右僕射命其子賫誥牒賜之司馬温公辭副密云乞収還勑誥其他證據甚多此特舉其顯然者近世誥勑不並行豈得謂國初宰相亦勑除未嘗降麻乎趙韓王拜相麻制見實録

故事雜學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上以為能詔賜金帶非學士而賜帶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為兩省屬官皆得預聞兩省之事初舍人既沿舊制差除有未審當皆得直封還詞頭而給事中有所駁正則先使諳執政稟議有異同然後繳奏以聞韓儀公為給事中建言兩省事體均一不應一得直行一須稟議遂詔如舍人然舍人於中書事皆得於檢後通書押而給事中則但書錄黃而已舒信道為給事中復以為言王文恭為相時以白上神宗曰造令與行令不同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遂

著為令迄今以為定制也

祖宗時選人初任薦舉本不限以成考景祐中柳三變為睦州推官以歌辭為人所稱到官才月餘呂蔚知州事即薦之郭勸為侍御史因言三變釋褐到官始踰月善狀安在而遽薦論因詔州縣官初任未成考不得舉後遂為法

故事生日賜禮物惟親王見任執政官使相然亦無外賜者元豐中王荆公罷相居金陵除使相辭未拜官止

特進神宗特遣内侍賜之葢異恩也

考異使相雖在外亦賜范蜀公内制有賜使相判河陽富弼生日禮物口宣云爰茲震夙之旦故有匪頒之常王荆公熈寧七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詔生日依在外使相例取賜此云使相無外賜者又云元豐中又云居金陵又云除使相辭未拜官止特進皆非荆公熈寧九年再罷相除使相判江寧尋改集禧觀使元豐元年正月除大觀文三年九

月官制行攺特進

天聖前諸路使者舉薦未有定限選人止用四考攺官然是時吏部選人磨勘歲纔數十人而已慶歷以後增為六考知州等薦吏部皆視屬邑多寡裁為定數於是當薦舉者常以應格充數為意遂數倍於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見人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儒為中司嘗言其冗時但下詔申戒中外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罷范魯公三相而獨拜趙韓王乃置叅知政事二員為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吕文穆公餘慶為之執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預奏事但奉行制書而巳韓王獨相十年後以權太盛恩遇稍替始詔叅知政事與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遂為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堂人知十日貞元後改為輪日故叅用之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

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髙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縁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亦以牓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拗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
東宫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
罷葢異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舊制天聖初
馮魏公以疾辭位始除武勝軍節度使宰相建節自魏
公始明道末吕申公罷仁宗眷之厚始復加使相葢自
韓公以來申公方繼之其後王文惠陳文惠罷日相繼
除遂以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罷
相除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宰相除職自沂公始至皇

祐賈文元罷除觀文殿大學士自是遂以為例葢自非
降黜皆建節或使相為優恩加職名為常例迄今不改
也
真宗景德中既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
旨上一時以為殊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再入
為東京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迄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
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
四年王沂公罷相復除三十年間除三人而皆前宰相

也宋宣獻公罷叅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令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為翰林學士三為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殿大學士至是併為九也

學士院舊制自侍郎以上辭免除授賜詔皆留其章中書而尚書省略具事因降劄子下院使為詔而已自執

政而上至於節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書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令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紙連其章後書辭併其章賜之此其異也辭既與章相連後書省表具之字必長作表字傍一暼通其章階位上過謂之抹階若使不復用舊銜之意相習已久莫知始何時

龍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謂六軍也每軍有統軍而無上將軍葢唐貞元之制以比六尚書用待藩鎮罷還無職事而奉朝請者國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

有司誤以為左羽林上將軍後遂為例治平三年始詔令後六軍加官不除上將軍所以釐正其失也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為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荆王元儼薨因以為贈官

考異唐太宗為皇太子即罷天策府自不應更有府

官也

唐宗正卿皆以皇族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慶歷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為知大宗正事其後相承皆以宗室領治平元年英宗以宗子數倍多於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亦以懷州團練使宗惠為之迄今以為故事熙寧三年復置丞二員而命以外官

繼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臨幸賜名資

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祥符八年置舊在元符觀南天禧初徙今御厨北

國朝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曽為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皆兼賔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賔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從之

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

别無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院謂之
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元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
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
館官制行廢崇文院為秘書監建秘閣於中自少監至
正字列為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而書庫仍在獨以
直秘閣為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葢特以為恩數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石林燕語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松雲

石林燕語卷七

宋 葉夢得 撰

宇文紹奕 考異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条知政事留

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為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因以為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國朝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

仲衍館伴仲衍時為中書舍人後遂為故事葢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館於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於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於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為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為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賴以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揚州復入為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

出於一時之命而升為國信使亦宣和有為為之令風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官於是張達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用元豐舊儀自余請之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牓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

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此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為學士始别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葢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

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紫宸垂拱常朝從官於第一重隔門下馬宰相即於第二重隔門下馬自主廊步入殿門人從皆不許隨雖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於外殿門內兩廡惟中丞以交椅子一隻坐於殿門後稍西北向葢獨坐之意駕坐閤門吏自下以次於幕次簾前報班到二史舍人而上

相繼進東西分立於內殿門之外南向閤門內諸司起居畢閤門吏復從上自尚書侍郎以次揖入東西相向對立於殿庭之下然後宰執自幕次徑入就位立定閤門吏復引而北向起居畢宰執升殿尚書以次各隨其班次第相踵從上卷轉而出謂之卷班遇雨則旋傳旨拜於殿下謂之籠門崇政殿則拜於東廊下

太宗時張宏自樞密副使真宗時李惟清自同知樞密院為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

晏元獻公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爲之者

故事在京職事官絶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於是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葢欲以觀人材也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校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

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為禁從無害也

宰相除授雖兼職故事亦須用麻乾德二年趙韓王以
門下相兼修國史有司失於討論遂止降敕至今不能
改

考異仁宗實錄云唐制宰相監修國史館殿大學士
皆降制本朝自趙普後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
雖兼職亦用麻泛言兼職非也又若拜相帶監修國
史則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繖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用然每車駕行幸扈從皆撤去既張繖而席帽仍舊故謂之重戴餘從官遇出京城門如上池賜宴之類門外皆張繖然須却帽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宋偓壻其夫人明德皇后親妹也當國主兵皆不以為嫌

故事太皇太后繖皆用黄太妃用紅國朝久虚太妃宫元祐間仁宗臨御上元出幸寺觀欽聖太后欽成太妃

始皆從行都人謂之三殿䅲子容太妃閤春帖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紅織雕輿從兩宮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日服靴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衮冕元豐中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衮冕益先衮而後

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所謂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者裏也葢中裘而表衮乃請服大裘被以衮遂為定制大裘黒羔皮為之而緣以黒繒乃唐制也

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異等中選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者論與宰相張鄧公妻黨連姻報罷後因元昊

叛詔求方畧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
權邠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葢如是也
考異時有密言邵與張鄧公連姻者實非也其後邵
進兵說召試授頴州團練推官此云權邠州觀察推
官非也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使盧為翰林
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
有韓王從旁稱賛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

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女爭得如他多識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年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國初西蜀初定成都帥例不許將家行蜀土輕剽易為亂中朝士大夫尤以險遠不測為憚張乖崖出守還王元之以詩贈云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干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自慶歷以來天下又安成都雄富既甲諸帥府復得與家俱行無復曩時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為帥者故近歲自侍郎出守或他帥自待制移帥皆加直學士尤

為優除也

考異至和元年張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親行竟不敢嘉祐五年吳長文除知成都以親辭改知鄆州云慶歷以來復得與家偕行非也紹聖四年鄭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蓋前執政也政和六年周燾以寶文閣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為帥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羣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宫僚先入慰於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

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葢有志經世
非甘老於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
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
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
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
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
能達上曰善於是判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為濟州通判滿歲當

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為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考異錢易制科中書試六論謝泌李仲容皆召試中書除直史館李宗諤試相府除校理王禹偁羅處約召試相府除直史館王欽若試學士院除知制誥此云故事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非也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畧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

書余嘗親見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都轉運使方以冶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范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弗納

太平興國五年契丹戎主親領兵數萬犯雄州乘虛遂至高陽關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戎主聞上至亟遁

歸未甞交鋒車駕即凱旋上作詩示行在羣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熈寧初蜀公以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

尤歎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黒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以其貌異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為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崗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為留中不出孔道輔為中丞繼以為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賔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為善處謗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出其黥文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士卒亦多譽之或云其家數有光怪且姓合讖書歐陽文忠劉原甫皆屢為之言獨范景仁為諫官人有諷之者景仁謝曰此唐太宗所以殺李君羡上安忍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陳州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龎頴公為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

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賴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晏卿時為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丁文簡公度為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視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為嫌孫甫知諫院遽論以為自媒杜祁公時為相孫其

容也丁意杜公為辯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

呂侍讀溱性豪侈簡倨所臨鎮雖監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參為都轉運使不相能摭其回易庫事會有不樂呂者因論以贓歐陽文忠公為翰林學士因率同列上疏論救韓康公時為中丞因言從官有罪從官救之則法無復行矣文忠之言雖不行然士論終以為近厚也

國朝親王皆服金帶元豐中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別之二王力辭乞寶蔵于家而不服用不許乃請加佩金魚遂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自此始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寧中收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荊公且使服以入賀荊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進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

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為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辭乃乞琢為方團既又以為未安或誦韓退之詩有玉帶懸金魚之語告公請因加佩金魚自是何伯通鄭達夫王將明蔡居安童貫非三師而以恩特賜者又五人云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葢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

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扃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牓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為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

考異梁莊肅公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第换中允知淮陽軍論朱全忠事此云監在京倉時疏罷之非也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為學士當制希白於思公從父凡也凡草弟麻當時以為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曽子宣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考異子宣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韓絳相弟維草制此

云本朝惟此二人非也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歴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内惟為三司戸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責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責晩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歴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歎也

吴龍圖中復性謹約詳於吏治自潭州通判代還孫文懿公為中丞聞其名初不之識即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吾豈薦識面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蘓相子容為南京察推時杜祁公尚無恙極器重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畧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薨蘇公以七十二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爵齒畧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

少師致仕末乃為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宫三少抑之當時以為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具杜公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

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輙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輙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楊文公既佯狂逃歸陽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縣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考異倚往見魏公既歸以書叙感非答其書也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為學士至道中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為知制誥凡再貶還朝不能無怏怏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稹羞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卧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葢雖困

而不屈也

